

## 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施公案 第三一一回 韓侯廟英雄救弱女 花神祠太歲活遭殃

話說施公發落了費德功搶劫女子一案，真是人人感德，個個銜恩，歡聲雷動。日來月往，早又過了中秋。眾英雄平日在總漕衙門內，無非是飲酒談天，論槍耍棒，倒也頗不寂寞。這日褚標聞得韓侯廟甚為幽雅，想去閒遊一遭，瞻仰瞻仰，並賞看些古蹟。便與黃天霸說知，還想約著天霸同去。天霸道：「小姪不陪，老叔一人去吧！」褚標也不勉強，即刻換了衣服，又帶了一二兩碎銀子使用。出了衙門，直往韓侯廟而去。不一會，走出東門，又走了一二里路，早看見廟宇巍峨，松柏掩映，好一個所在。褚標信步進了韓侯廟，遊人亦復不少，便去各處頑耍。但見一帶紅欄上面，排著三間高大房屋，簷口橫列一方匾額，寫著「花神祠」三字。走進祠內一看，原來是供奉著二月花神。祠後一帶迴廊，一所大院落，中間種著數株桂花，正是花蕊盛開。門內一塊空地，搭著極大蘆棚，內中擺設著許多兵器，架裡面坐著許多人。內中有一男子，約有三旬左右，橫眉豎目，旁若無人。褚標看見，覺得那男子斷非善類。遂至外面，暗暗探聽。方知此人姓花名振芳，綽號粉面太歲；他老子花淦，在淮安府當著班頭。他遂借著老子勢頭，極其霸道，無惡不作。又請了個教師，養了無數打手，自己學了兩套拳棒。因花祠桂花盛開，他便搭了座蘆棚，比試棍棒。一連幾日，並無人來與他比試，褚標打聽清楚。忽見外面多少窮凶極惡的人，架著一個哭哭啼啼的女子，進入蘆棚裡面去了。褚標不知是何緣故。忽又聽從外面進來一個婆子嚷道：「你們這伙強盜！青天白日，就敢搶劫良家女子，是何道理？」眾惡奴一面攔擋，一面吆喝。忽又見從棚內出來兩個惡奴說道：「方才大爺說了，這女子是本府中丫頭，私行逃走，總未尋著，並且拐了好些東西。今日既然見了，把他拿捉，還要追問他拐的東西呢！你這老婆子，快點走吧！倘若不依，我們大爺就要拿你到縣裡去，辦你個拐帶的罪名！」那婆子聞說，只急得嘍啣痛哭，又被眾惡奴往外面拖拽，婆子抵死不走。褚標看見這樣光景，實在按納不住，遂上前攔住說道：「你們有話好說，這是什麼意思呢？」那眾惡奴聽說，把褚標看了一眼，說道：「朋友！這個事你別要管。我勸你有事做事，無事趁早兒請，別討沒趣！」褚標冷笑一聲道：「天下人管天下事，哪有管不得的道理？你們既不向我說，咱亦不同你們講，咱會去問那媽媽。」眾惡奴聽了道：「伙計們，可曾聽見？這個光景，是管定我們的事了。」忽聽婆子道：「你老的快救救婆子性命呀！」那些眾惡奴，見婆子說了這話，當即就要去打。褚標便走上前，把手一隔，那些惡奴即倒退了幾步，站立不住。褚標又向那婆子道：「媽媽不必害怕，只管慢慢講來。」那婆子哭著道：「我姓姜，這女孩是我的鄰居柳家的女兒。因他媽有病，韓侯廟曾許下願，她媽還不能出來，因請我同他女兒到此還願。不意遇了這一起惡人，將柳家女子搶去。婆子怎樣回去呢？求你老總要搭救搭救！」說罷，只見褚標怒目圓睜，大聲喝道：「這不是反了嗎！媽媽不要哭，咱給你尋來，交回與你便了。」說著就同這婆子大踏步向後面尋去。

轉過蘆棚，直奔後面，正要進那敞廳，只見那蘆棚內的男子，率領著一隊惡奴，蜂擁出來。那些惡奴，望著褚標指手划腳道：「就是這個老兒。」粉面太歲眼一翻，喝道：「好狗才！誰許你管這事？那女子便是咱大爺搶的。你這狗才，又其奈我何？」褚標道：「花花世界，朗朗乾坤，難道沒有王法，敢在府城腳下，搶劫良家女子麼？你既搶去，咱偏要你送還！」粉面太歲不禁大怒，說一聲：「打！」飛起來就是一腳。褚標此時還按捺住氣，見粉面太歲一腳踢來，他便在旁邊立住，口中仍熱說道：「你可放明白些，不要這樣動手動腳，難道搶了人家女兒，不送還人家女兒嗎？」褚標尚未說完，粉面太歲第二腳又到。褚標又讓過，又說道：「你可不要欺咱老，咱可讓了你兩腳！你趕快將女子放出，萬事皆休。你若再這樣倚勢欺人，你可不要討沒趣！」粉面太歲哪裡明白，第三腳又踢過來。此時褚標真按捺不住，不由得大罵一聲道：「好雜種！試試你祖爺爺的手段吧！」一面罵，一面看著腳臨切近，順手就在粉面太歲脛骨上一捻，說聲：「去吧！」話猶未完，只見粉面太歲「呀」的一聲，站立不住，往下栽倒。褚標哈哈大笑道：「這樣不中用的東西，也要動手動腳。」那些惡奴見粉面太歲被老頭兒打倒，便嚷道：「你這老頭竟敢動手，打倒咱家大爺。」遂一擁齊上，以為好漢打不過人多。誰知褚標將手望左右一分，一個個皆東倒西歪，再也不敢前來。褚標又望後面尋那女子，忽聽那邊喊一聲：「閃開，咱來也！」一人手執木棍，舉過頭頂，照褚標當頭打來。褚標見來勢兇猛，趕將身子往旁邊一閃。粉面太歲剛剛站起，卻好太歲的頭，不偏不倚，受了此棍，直打得腦漿迸裂。眾惡奴齊聲嚷道：「了不得了！老頭兒打死人了，快拿呀！」褚標道：「不要拿，咱自不走。你們可將本坊地保喊來，咱有話講。」即刻地保到來，見鬧下人命案來，問道：「兇手是誰？現在哪裡？」褚標向地保指著拿木棍的問道：「這人是誰？你可知道他的名姓？」地保道：「他姓施名杰。」褚標道：「這死的姓甚名誰？」地保道：「他是府裡班頭花淦大太爺的兒子花大爺。你今打死人，還嚙嚇什麼？快跟我到這縣裡去！」褚標道：「慢著，咱還有話講，這施杰也要同去。」那施杰大驚道：「咱不是好惹的，你配叫誰與你同去？」

畢竟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